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三十四

宋 陳水司馬光 明 趙鼎 王世貞 編纂

唐紀

太宗文皇帝

丁酉十一年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房元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縕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更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三月。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關儲待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待譴。官吏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置飯而食。儉舍而居。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廢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范氏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歟。

詔行新禮。房元齡魏徵所定。○以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致堂曰。為人師者。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感。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行婦禮。始行婦禮。

尹起莘曰。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也。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禮。於是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父於是乎能不屈於婦。此亦治世之美事也。

詔議封禪禮。秘書監顏師古等並議。房元齡裁定之。發明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於前漢。武鍾於後。人主遂以為是為盛典。人臣遂以為是為非禮。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今太宗始聖。却其說。至是所守亦非確有定力。終始不惑者也。○七月。穀洛水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大雨穀洛溢。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廢明德宮。元園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馬周論時政
為子孫立萬
代之基

尹起華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故以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徵昭乎甚著是秋洛水溢民多溺死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
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又一月而恒州大水太宗既不能知於其始高宗又不克悟於其終禍匪自天而孽
由人作有天下信不可不防其漸矣

侍御史馬周曰被親御適應詔言變生有自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
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皆兄子弟遠道路相繼憂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
百姓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貞觀之初天下饑饉穀不斗米直百緡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來豐穰匹
緡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此一段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

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隋煬帝徙都於洛州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
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操盈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
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此一段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

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始由於此此一段重守令之選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
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宜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

竭誠以盡下安達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可見欲則思
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揚過逸樂則思得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匪敵則思延納疾護邪則思正已行
賞罰則思因善而懲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又曰陛下

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誣罰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
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
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蓋善美固無得而稱焉又曰文中子王通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

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
疎遇小人也親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況又內外姦宄之故雖君子不能無
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其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凡案以比韋弦三國魏劉楨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
性賦哉佩弦以自急

時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上拔劍斬豕尚書唐儉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按太宗以英武之雄削
送雄心於一獸

送雄心於一獸

勢田微以世其殺伐之雄其官經性
胡致堂曰燭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必簡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淑未聞而資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為之游揚

以冀薦進者唐之中微乃源於此貞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水之間大水

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陽德不競陰氣盛長為戒明切而帝不能監觀咎徵敬慎以防其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嫩緣一美婦

人而致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惜哉

戊戌十二年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二月詔曰隋故擊膺即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徒倒戈而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

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

觀以來純德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二段○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

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

曰其事可聞徵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避者咸集有說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

下惠之難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三月著作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

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

卿論朕太高朕何敢擬然朕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胡致堂曰孔子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言則務誇自足為臣者於君

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世南清高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耶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權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

靡靡令人忘倦按唐書周善敷奏擬明銳勳中事會處周密從還中書令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覽鳳沖天必復明賢朕服之奇要在心悅周什襲之未敢輕以示人也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非王佐才曠以及茲其自視與蔡邕劉涓亦何以異迨夫

贈隋堯君素

蒲州刺史

君素實表歲

寒之心

擬唐賜元齡

魏徵佩刀謝

表

元齡魏徵之

功何如

政事何如往

年

今所為猶往

年

不許集文章

人主患無德

政

世南五絕

世南聖德論

春秋常事不

書

世南未知孔

子之教

擬唐以馬周

為中書舍人

表

唐太宗紀

馬周會文切
理一字不可增
減
擬唐賜中書
令馬周飛章
書謝表
馬周王佐之
才
紫巖釣渭何
異
人間霍王何
所長
時人美其有
元齡自領度
支
創業與守成
孰難
地德解衣拉
古人富不易
妻
詔停襲封刺
史
千載一遇之
主
刺史與遺佚
不殊
因時致宜以
便其民
致太平而興
禮樂

以霍州王元軌太宗為徐州刺史元軌好讀書恭謹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人有所短乃有所長霍王無所短何以極其長哉

己亥十三年如房元齡太子少師房元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元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元齡以度支擊天下利害度支屬計所出而支調之實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謂開創與秦雄並起角力也謂守成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創業者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元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范氏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永寧縣名公王珪卒房元齡杜如晦等皆嘗與之遊其子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也試與俱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見大驚出其酒食飲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癰瘡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難隨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乃止

綱曰詔停襲封刺史發明太宗開國特起真可謂一遇之主矣欲行封賞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堅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僅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意兆庶被殃國家受貶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在堯子歷元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彰後堯見逐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何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酬其尸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披荆斬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乎

胡氏曰無忌姓太叔取天下其才智於趙事趙功績矣而於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遺佚不殊其家皆沒為官奴婢則子孫謂之長慮則不如也故其沮襲封刺史其後流置黔南之禍何何乎封述從使良法不行古制盡壞也

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宜強以茅土上言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其方邪乃詔停之封建之議師古為綱目

范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

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胡雙湖曰太宗嘗謂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

封建與天下
共其利
封建天理之
公

見則廢後

義利均天下
之施
蘇子講之不
聖人所以乎
帝王之法孰
不可行
行封建先自
井田始

范氏惑於宗
元
帝王良法
魏徵諫十漸
擬唐魏徵奏
十漸疏表

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而近世范
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季斯劉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
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
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
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鳥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末朝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勅兵相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衰蓋固
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
伯雖強，大猶且懷柔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所為天祐，凡若此類，宗元皆易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
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眾
力及成功之後，始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皇謂三代聖王
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
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米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夫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況又有卿舉里選之
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則雖有良佐，悉沈於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
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
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
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姑民之兼併，而自為兼併，究其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
氏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或曰：「然則封建
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氏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
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
事哉？」

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遂上疏極言曰：「陛下自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遠使，市索
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護民之勞，吟民如子，不親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驕驕，後則易優，此不克終
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於君
子也恭而遠之，小人也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
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弋之

好。今志不克固。晨出夕返。馳驟為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初遇下有德。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形色不接。問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與兵。閭閻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無一亡去。今疲於徭役。閭中勞弊。怨離。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畿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復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疋。○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之召始此。○太史令傅奕卒。奕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僥倖而死。奕不信佛。戒子勿學佛書。集音。魏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以行於世。又有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庚子十四年二月。詣國子監。曰。詣。莫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經曰。直書。上幸國子監。觀釋奠。釋奠者。設祭不啗。奠也。日用上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昂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在高麗之西南。新羅。高昌。吐蕃。在高麗東。突厥國名。在東。四千餘里。吐蕃。西羌之屬。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范華陽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之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然學所以明人倫。為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

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焉耆。音烟。突西。南盡林邑。南。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太康郡。四夷以幾一時。年。而卿。○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對戊寅。以於亥為十一月朔。過周表。稱古曆。用非天正。請更加考定。甲子朔冬。○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前書。議封禪禮儀也。此書。封禪使。○十二月。以張元素為銀青光祿大夫。以其在東宮。數諫諍也。元素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元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元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第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生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辛丑十五年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書法。不書請婚。而書嫁病。唐也。為是以提為。○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實以經史其序定。經曰。近世巫覡。在女曰巫。在男曰覡也。妄分五姓。各屬五音。如厭旺。類若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為徵辨。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故其敘後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

呂才判定陰陽雜書

魏唐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

表

林命不墮者

明

識者以為確論

刺客不殺于志家

魏唐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謝表

李世勣比長

城

一人當千萬

里之衝

魏王泰上括

地志

魏王門庭如

市

以岑文本專

知機密

不聽言從

在其中

太宗誤用周

官世子不當

之說

俱當六合漢光武時彭越韓彭等皆不聽命於漢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敝

弊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策前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道事大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及

國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葬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彝簡公司墓之室當路

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擇地選

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焚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曉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取賤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縱曰財

謂陰陽之邪術蓋聖賢之徒也史氏不為天網造風之實可謂良史矣○起復于志益為太子詹事書起復議也當時非有金革之志

靈遣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賜宦官役使司駁不許分告私引突厥入宮志益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

政於承基殺之二人入其弟志靈寢處占埋竟不忍殺○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太宗征遼志益之舉者大德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游歷及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且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凋瘵未復吾不

欲勞之耳

范氏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宣布德澤以懷遠人而以賄遺詭詐為間諜失使人之體矣

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吏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

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警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丘文莊曰秦築長城以備虜延袤數萬里役死百萬人唐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而衛千萬人之命其過於長城遠矣

壬寅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書法不書此何泰好學司馬懿嘉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此其漸矣○以岑文本專知機密書法國家機密此職心大臣皆與知知書法○上曰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

之書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便濁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矣○六

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發明賢如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謂有司用物勿為限制此見誤用周官世子不會

臨乃子於過慈之地此則不善用望遠之過也○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

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偏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益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

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會問使臣曰國家何事最急徵遂良曰太子諸

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奪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

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范氏曰太子魏王方爭奪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等其君以嫡庶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處父子兄弟危疑

唐太宗紀

唐太宗紀

太宗不善用
聖經之過

批唐以魏徵
為太子太師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魏徵封狀進
陳

之際依違而已卒之身沒見疑人得以聞之惜哉

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微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上問魏徵比來朝臣殊

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狗國喪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

冒白及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房元齡高士廉馮道少府監書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

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

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

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煙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

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屢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

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十月鄧公宇文

士及辛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范華陽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忠臣則從義而不從君君

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古之佞者其始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故終至於弑君而亡國人君可不遠哉

羅豫章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利用則善無所勸末若不知之

為善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末若不知之為愈雖然武帝知賢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不去猶愈

四

法者人君所
受於天

手詔三罪

太宗保三

圖功臣於

煙閣

問唐太宗圖

功臣於煙

閣何如

太宗可謂善

處

剪髮和華

托物誇太子

水所以載舟

君從諫則聖

無忌國事以

為不可

生狼猶恐如

羊

無忌黨其劫

太宗不欲增

成

詔太子知左

丞

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此句向無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元齡高士康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宏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烟閣按凌烟二十四人謹案二十四人皆功臣也君集張亮等為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替明此來所以識其姓名而無實也二段綱目○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書法太宗一怒而兩害不立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敗獵所為者唐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憚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統于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太宗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見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親同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司馬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然能割愛斷恩焉若於初而謹之哉
認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元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承乾為庶子世勣為庶子唐書瑒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頻戾可療上自剪髮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蓋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二段○上疑太子承乾密謂長孫無忌曰雖奴小子治懼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實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密等文之德也按無忌以威鎮居輔相宜被立英果以安社稷乃無忌所為也胡致堂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當實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慈慈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婚書病其失信也○遣太常丞鄭素使高麗素還請於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范華陽曰太宗之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臣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不為其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太宗之謂矣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四 唐太宗紀

右屯營兵馬
此部鼎之類

停婚仆碑
魏徵三代遺直

太宗欲自觀國史
朱子奪諫國史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胡致堂曰：太子奉家嗣之榮，威制視君，陪者夫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五段俱綱目。○高麗蓋蘇文弑其君，懼討遣使貢白金，褚遂良曰：此卻鼎之類。君秋二年，以卻鼎獻公，不可受也。上從之。因責其使以弑逆之罪。○路魏徵自錄前後讓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路胡璠所撰碑，發明之。太宗從諫，非出於中心之誠，如傾穀田金翁故身及未幾，諸所遂行此其所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微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讒譖遽行始微之諫累數餘十萬言至於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峴峴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微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息以為三代遺直諒哉房元齡上高祖今上寶錄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寶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季友慶父皆魯莊公之弟也公有疾問后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從般即立慶父叔之季友奔陳魯人立閔公慶父惟不得立死使人弑之季友以傳公適相慶父奔莒季友乃立傳公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友遂殺慶父而鳩叔牙事見左傳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前去浮辭直書其事

范氏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

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苟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當上也主執紀載之筆不敢不紀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歷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范氏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善者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邪。劉洎之言。足以儆君心而全臣職矣。

楊氏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耳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託之而民之從違如此則亦可掩乎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新羅東夷國其先辰韓種也在高麗東南遣使諭之新羅遣使言高麗以兵絕其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李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曰天下猶一身兩京心

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一旦棄金湯金言其堅堅固也之全踰邊海之遠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臣之所深憂也上不聽

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戮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褚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甲辰十八年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勳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勳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

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習客曰今受命不受賀也二○上好文學而辯敏臺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

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言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敷通作揚答天况

動神機縱天辯辭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

累上飛白字體也白通作帛編曰帛曰飛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

非此為勞今聞謬言虛懷以改

董中峯曰劉洎能諫帝之弊詰臣下可謂附果矣帝於是重洎命輔太子監國洎對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厥後以斯

言費禍被大臣諸死蓋始以剛果進而竟以剛果亡也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王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事

既已為之許之也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范華陽曰自古無事之時常患諫之難入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太宗求諫其有意於防

未然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無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

等乃由相諛說朕欲畧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

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辭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

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恬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恒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

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諂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

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懷之

范華陽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但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諫以說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之

與君臣以道相

君臣有朋友之義

遂良王魏之比

思對忘拜名振奇士

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前

二將之智有餘

光武昭烈才德俱優

規模建立在漢高範圍之內

如將如此何

駐驛山

遠左無成功

太宗喜得仁貴

遣使祀魏微

魏微在不使有是行

復立製碑

見尼思直臣

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

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有追犯顏蓋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嘗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月帝如洛陽命房元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意亦以見太宗親行之失也上至洛陽前刺史致仕

鄭元璫以其嘗從隋煬帝征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聞

程名振善用兵詔問以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陳野之臣未嘗親奉聖明適方心思所對

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拜上乃嘆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武陽公李大亮卒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元齡每

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至是副元齡守京師卒遣表請罷高麗之師大亮以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事是

○故太子承乾卒書辛何存厚也乙巳十九年正月帝親征高麗發洛陽封比干墓二月至新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眾之才不足

胡致堂曰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當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其所短長亦畧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三月車駕至定州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延壽更真二人並姓高延壽王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敕諸軍齊出營擊諸軍鼓譟並進會

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臨陣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潰延壽更真帥其眾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

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即首山也在遼東郡城西南距太宗征高麗營

范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也本其少時嘗於布衣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猶思所以逞志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

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勇於勇敢而已至於一戰而克於其志能誇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上以遼早寒草枯冰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

之無如卿者朕不得喜遼東喜得卿也○十月遣使祀魏微復立所仆碑書美悔也上以征高麗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微若在不使朕

有是行也命馳驛祀魏微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唐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

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十二月殺侍中劉洎洎之死由於太宗一時之忿也故綱目初上將東行請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謂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系上以為然詔賜自盡洎浦曰劉洎之死洎言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系上以為然詔賜自盡洎浦曰劉洎之死洎言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系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胡致堂曰：遂良王魏之世，言者謂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邪？然太宗殺洎甚遠，大臣亦不聞有諫譬者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爾臥疾而謂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震擊不復思維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為詩勒石靈州

丙午二十年正月，帝還京師。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書法目惟安王瑊師之，后急發書以諭其還也。故網遣使招諭勅勒諸部，延陀曰：回紇曰：回紇曰：其酋長皆喜請入朝，回紇等十一姓各歸命乞為州郡。上大嘉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委身內屬，請同編列。況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復為詩曰：雪車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范祖禹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解內屬，自以為開闢以來之創舉也。殊不思中國之與夷狄，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郡縣是暴虐虛名而受實害耳。太宗於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人君選賢本以為股肱心膂，生不為樂，子路有負米之恨。

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元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毋太甚。人君選賢本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頻迷臧否？乃至於是不聽瑀，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刺史。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上謂長孫無忌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永歎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嘗食菽水，雖飲水亦為樂，從車百乘，積粟萬鍾，不可得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尹遂昌曰：以文觀之，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向凡所施為，往往有不自聊賴之意。故劉洎張亮皆以小故被戮，而勅勒請吏之事布告海內，亦欲以此遺諸胸中，而終不能釋然也。由其然於好勝無理義，以養其心故耳。豈不可深惜哉？

遂良論元齡之功，功齡異賢聖之功，功齡異賢聖之功。

幸房元齡第，美其能也。元齡常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元齡自義旗之始，異賢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元齡為最，不可遇矣。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舊勳。上遽召出之，頃之元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唐太宗嘗以賜魏王泰。元齡勅子弟汎埽門庭，以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元齡還。丁未二十一年正月，申公高士廉卒。五月，如翠微宮，初上得國疾苦，若宗師或命終，終南山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袁休奉，詔命以官職命於通事舍人袁休奉，行是也。歐陽修以袁行命官。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脫其故，及奏救上，行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日久之，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夫之明王慎終如始，日新又新之德，太宗蓋有愧焉。

元齡汎埽門庭，師旦黜浮華。

舉朝莫曉其

二人終不成

令器

古聖王慎終

如始

五者所以成

功

五者謀謀之

志

李練美類實

魏徵諫立巢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蔡氏曰夫文章闕世道感表而上之取士尤當崇雅厚而黜浮薄羣微獻頌以投主好太宗愛其文亦采春華忘秋實且倘置之高第

盛不樹後進之赤幘耶師旦知貢舉黜之與裴行儉歐陽公可謂異世而同心矣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皆曰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

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嘗書其所短取其

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墜諸賢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當

踐詐以乘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賢實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

之功也顧謂諸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諫諍之志耳

刺史初上以縛為戶部尚書時房元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元齡何言對曰元齡但云李靜美罷上遽改除洛州刺史

骨利幹西域夷之部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去最遠書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暝時入也者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

皇子明為曹王以見太宗之所生也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太宗之妻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

唐虞奈何以辰星自累累公故歲氏開懷歲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重耳之姪婦也今巢刺王之

魏徵以辰星為喻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

戊申二十二年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太子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親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

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謹更無所言矣太宗帝範之代可謂備矣而獨不以女寵為戒者豈其好色之心有所諱諱又曰汝當

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有木曰榭屢有興作大鳥鵲雉無不遠致

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

業不墮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惜哉

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誌志冲上手詔曰五嶽凌青山之尊者曰嵩五嶽謂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是也四海旦地

納汗藏疾

汗山藏疾

無損高深

志冲欲以

匹夫解位

天子朕若

有罪是其

直也若其

無罪是其

狂也譬如

尺蠖障天

不虧於大

寸雲點

日何損於

明

中書令馬

周卒上親

為調藥使

太子臨問

朝上謂侍

臣曰漢武

帝第兵三

十餘年疲

弊中國所

獲無幾豈

如今日殺

之以德使

窮乏之地

地以草木

不生故曰

窮乏

書為編戶

乎

如華王宮

上營玉華

宮務令儉

約唯所居

殿覆以瓦

唐太宗紀

李世勣才智有餘

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

無忌盡忠於我問程伊川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何如太宗以仁勝殘

太宗材略優漢高

太宗所以致貞觀之治

己酉二十三年以李世勣為臺州都督初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且乃左遷世勣為臺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范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為賢則則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耶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黠彭之徒沮詐之術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擊馬子駒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衛公李靖卒○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功○八月葬昭陵○九月以李世勣為左僕射

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元宗憲宗皆不克其終威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牽於多變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為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

程伊川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元宗纔出幸肅宗便篡肅宗纔即位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曾南豐曰太宗有治天下之志有治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而致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威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得失如此

鄭希陽曰太宗假仁者何可以知其然也囚至五廢罪至三誅除斷趾禁鞭特然一旦乘怒遽斬張縕古等寇盜甫平首開文館樂奏破陣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令止拔士論意輕房杜則斥之領表然聽褚遂良疑似之譖而誅劉洎親平建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寵秦嬖洛幾危嗣位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黜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讒知斷恩矣而復牽愛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范華陽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